第九十五卷

錄異部二

變兆

人道邇　山泣　馬生人
造物之巧　手理字　三七世
虎狼入室　巨無霸　牛言
木中字　犬變　黑漢
豬肝　白毛　女道士
鼠食禾　鐵雨　石人
至正屢異　鼠渡江東　江平雷異

黑眚　水僵　王振疊災
地震地裂　千歲猴　庚子屢異

卷九十五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九十五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錄異部二

變兆

月犯少微戴逵以巳當之憂愁不食而謝敷以熒惑入斗梁武以巳當之跣足下殿而魏主奔五星聚箕齊桓以霸而祿山以亡星孛大角始皇以帝而項羽以敗虹下庭際帛阜拜相而楊勇幽亡故知天道遠人道邇子產之言不虛也文海披沙

桀時泰山山走石泣先儒說桀之將亡泰山三日泣今
泰山石遠望若人泣者是也武王謂周公曰桀爲不道
走山泣石 述異記

史記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公二十年牡馬生
子而死劉向以爲皆馬禍也孝公始用商君攻守之法
東侵諸侯至於昭王用兵彌烈其象將以兵革抗極成
功而還自害也牡馬非生類妄生而死猶秦恃力彊得
天下而還自滅之象也一曰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
非其姓者至於始皇果呂不韋子京房易傳曰方伯分
威厥妖牡馬生子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 文獻通考

秦盧生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始皇因大發兵擊胡而後來亡秦者乃是胡亥王莽時國師公劉秀名應圖讖爲莽所殺而後來恢復者乃是光武魏拓跋珪因神巫言欲滅清河一郡而後來殺珪者乃是珪子清河王愛妾名萬人隋以李氏當應圖讖族誅李金才而後來代隋者乃是李淵父子唐以女主武王之讖誅武衛將軍李君羨而後來簒唐者乃是才人武氏數事者天何嘗不露先幾而人卒無從測摸故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甚矣造物者之巧也白拂齋

王莽始建國二年甄豐子尋坐僞作符命誅黨與众者

數百人尋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脅入視之曰此一大子也或一六六也六者戮也明尋父子當戮死也○是歲沲陽縣有小人僅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萬物大小多相稱車馬及物皆稱人之形三日死

漢武帝太初二年大月氏國貢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俱鳴武帝置甘泉故館更以餘雞配之得種類而不能鳴諫者云牝雞無晨惟家之索今乃反顧長安哀鳴故有謠言曰三七末世雞不鳴犬不吠宮中荆棘亂相繼當有九虎爭爲帝至王莽之篡將軍有九虎之號集異志

孝靈皇帝董卓專權紹術召難乘輿播越生民塗炭蟋

蜴雖除而虎狼入室矣河内婦人食其夫河南丈夫食其婦梁州人生子兩頭京師馬生人名山藏

王莽其先祖墓梓柱生枝葉上出屋下根垂地中莽蜂目蛇口豺聲頭禿用包巾始謝囂奏浚井得丹書云安漢公莽爲皇帝莽有長人巨無霸身長一丈腰大十圍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能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以助威名山藏

惠帝大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牛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後牛又人立而行騁使善卜者卦之謂曰天下將有兵亂爲禍非止一家其

年張昌反先畧江夏騁爲將帥於是五州殘亂騁亦族
滅京房易傳曰牛能言如其言占爲凶易萌氣樞曰人
君不好士走馬被文繡犬狼食人食則有六畜言時天
子諸侯不以惠下爲務又其應也 文獻通考
梁開平二年使李思安攻潞州營于壺關伐木爲柵破
一大木中朱書文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思安表上之
群臣皆賀以爲十四年必有遠夷貢寶者司天少監徐
鴻獨謂其所親曰自古無一字爲年號者上天符命豈
缺文乎吾以爲丙申之歲當有石氏王此地者天字取
四字中兩畫加之於傍則丙字也移四字則外圍以十

貫之卽申字也後至丙申歲晉高祖以石姓起幷州如

鴻言 稽神錄

隋大業元年鴈門百姓間犬多去其主羣聚於野形頗
變如狼而噉噬行人數年而止五行傳曰犬守禦者也
而今去其主臣下不附之象形變如狼狼色白爲主兵
之應也其後帝窮兵黷武勞役不息天戒若曰無爲勞
役守禦之臣將叛而爲害帝不寤遂起長城之役續有
西域遼東之舉天下怨叛及江都之變並宿衛之臣也
文獻通考

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至大觀

間漸晝見致和以來大作毎得人語聲則出先若裂屋摧倒之聲其形僅丈餘彷彿如電金睛行動硜硜有語黑氣掌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施又或爲人形亦或爲驢晝夜出無時遇冬則罕見多在掖廷宮人所居之地亦嘗及内殿後習以爲常人亦不大怖至是浸少時洛陽府畿内忽有物如人或蹲踞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後白晝入人家爲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持鎗自衛亦有託以作過者二年乃息正史全編

白浦民割猪肝肝中有一紙大如手色如新書云煙蒼

蒼明年無糧次年巢冦起州郡多荒纂異錄

宋度宗時京師地產白毛如銀絲如馬尾或因地震而生明年帝崩後二年國亡怪誌

徽宗皇帝撰靈寶黄籙道塲科儀頒天下自號道君皇帝宣和殿地陷聖祖像有淚常有哭聲廟磚出血京師大雨七日水高十餘丈男子孕而誕子婦人年四十餘生髯長六七寸疎秀甚美詔度爲女道士㧞升御榻坐名山藏

淳熙五年八月淮東通泰楚高郵黑鼠食禾田無遺穗淮民大饑時江陵府十五里外群鼠以千萬計蔽塞通

逵其色黑白青黃相襍與人並行爲車駕所踐死者不可勝計凡三月乃息文獻通考

至治元年玉案山產小赤犬群吠遍野占云天狗墜地爲赤犬其下有大軍覆境又時雨鐵民舍山石皆穿人物值之多斃謠俗號曰鐵雨褚記室

元至正庚寅年間𠫭議賈魯以當承平時無所垂名欲立事功於世首勸脫脫開河北水田又勸造至正交鈔及決河南又勸追求夏禹故道開使北流身專其任瀕河起集丁夫二十六萬餘人朝廷所降食錢官吏不能盡支河夫多怨韓山童等因挾詐陰鑿石人止開一眼

鐫其背曰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預當開河道埋之掘者得之遂相爲驚詫而謀亂山童詐稱宋徽宗九世孫僞詔畧曰蘊玉璽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貧極江南富誇塞北蓋以宋廣王走崖山丞相陳宜中走倭托此說以動搖天下當時貧者從亂如歸朝廷發師誅之雖即擒獲而亂階成矣有無名子爲詩曰丞相造假鈔舍人做强盜賈魯要開河攪得天下閙堯山堂外紀

至正十五年七月檇李城東馬橋上白龍掛烈風怪雨闇黑如深夜壞民居百餘所大木盡抜木自半空墮下悉折爲二雜以萬瓦亂飛溪水直立人皆叫號奔走不

暇顧妻子龍由馬橋歷城址望大湖而去有聲如萬屋齊壓四望黑雲洶湧失府城所在經一二時開霽不一年爲戰鬬之地凡龍所過處荆棘寒煙視昔日之繁華頓如一夢十七年六月温州有龍鬬於樂清江中颶風大作所至有光如毬死者萬餘人八月祥符縣西北有青白二龍見若相鬬之勢良久不散二十三年廣西貴州江中有物登岸虵首四足青色長四尺許軍民聚觀殺之二十四年六月保德州有黃龍見咸寧井中二十七年皇太子寢殿新甃井成有龍自井出光焰爍人宮人震慴皆仆地又宮墻外長慶寺所掌成宗斡兒朶內

大槐樹有龍纒擾其上良久飛去樹皮皆剝七月益都
臨朐縣有龍見龍山巨石重千斤者浮空而起二十八
年十月大同路懷仁縣河岸崩有蛇大小相綰結可載
數車文獻通考
元至正乙未年中江淮間群鼠擁集如山尾尾相啣度
江過江東來湖廣群鼠數十萬度洞庭湖望四川而去
夜行晝伏路皆成蹊不依人行正道皆遵道側其羸弱
者走不及多道斃元事始末
元江平路當午天大雷雨有一富家正廳安置匡床胡
椅圓爐臺卓廳旁一室封鎖如故雷震壁破一孔如盞

大其牀爐椅卓皆從此孔入堆疊滿室人皆不解其異次年張九四陷城據有東南五州之地享其富貴十餘年蓋小能容巨賤能居貴之象也草木子

明天順朝黑眚見相傳若有物如貍或如犬其行如風倏忽無定或侵人面或齧人手足未幾立太監西廠命汪直使偵外事文武大臣多被僇辱或往南京或往北邊倏忽不測人以爲黑眚之應也震澤長語

明弘治間陝西慶陽府天雨石子大如鵝卵小如鷄頭皆作人言春秋水鬭於穀洛亦已罕矣正德間直隸文安縣水忽然僵立高可五丈大亦如之國憲家猷

我明自王振擅權天象灾異疊見振狼恣愈甚且諱言之時浙江紹興山移於平地地動白毛徧生又陝西二處山崩壓没人家數十戶一處山移有聲吼三日移數里又黄河改流東注於海渰没人家千餘又振宅新起内府乾方未踰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殿宇亦一時被焚是夜大雨明日殿基上生荆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可遏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囘胡寇乘機大舉犯闕矣天順日錄

弘治辛酉十月七日三皷殘熟睡間初覺牀几箱篋颯颯有聲後復大震人則數起數仆亦有稱盜而悞傷者

孔多既久始知其爲地震也又云成化乙未夏四月地
震無若是甚寂後劉賊猖熾天下騷擾其大半繼以疫
厲饑荒數年方寧說海 又陝西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
處地震有聲朝城縣地震尤甚聲響如雷震倒官民房
屋五千餘間壓死男婦一百七十自朔至望震尚未息
不時動搖縣東安昌八里徧地竅眼湧水有震開裂縫
長一二丈或四五丈者湧出溢流如河通紀續
寧德陳騮山袞初舉孝廉赴南宮試道過德州有怪猴
專憑村婦爲言人未來事無弗驗陳聞而造焉方入門
怪即喜曰寧德陳騮山來也因語婦家陳君遠道相從

無以爲供可速取楓亭荔支來須臾而荔支至食之不異閩產時蓋十二月也臨行謂曰公明春登第仕至江西巡按赴任之日幸取道過我有小事欲相煩耳及直指命下陳復往訪之恠曰某雖妖邪然能預知禍福使人識趨避未必非有利於世者但居此中久山神土主逹逹相侵吾甚患之若得張真人玉印一道可保無虞矣遂出白綾帕一方陳曰此固不難吾當力任及至府中真人一見謂曰使君正人何爲妖氣甚盛若此陳曰某所以來者老毋晚年暮夜輙生驚恐欲求玉印以驅邪耳所云妖氣得無拒人已甚乎因出帕于袖中真人

持帕笑曰使君幸無相誑此豈大夫人物邪廼千歲老猴皮耳此畜神通廣大得吾玉印即上帝亦無如之何吾將治之陳廼以寔告因爲之祈免再三真人曰使君第坐不久當來矣頃之見一老猴自縛於墀下大呼曰騶山害我呼未竟忽霹靂一聲遂震死焉 閩海異聞

萬曆庚子夏四月二十三日淄川縣大風雨雹城堞剷落二百餘丈磚石皆在城上無漂擺城下者城隍廟樹六七圍者二十餘株盡拔折東壁有幹木丈餘棄一飛甍若累丸不墜城中坊石傾頹殆盡人壓死無筭巨石鐵檻碎如虀粉獨高氏坊下萊傭聞風中人語甚急曰

不可動不可動兩坊夾持左右俱衝毀此坊居中獨存
坊柱先日開裂次日復合官民廬舍發揚一空有王氏
屋三間自西院移置東院門窓戶牖衣服筆記宛然如
初南街國氏巷屋脊上有卓一張平欵上面餚殽布列
盃中酒滿不溢物色之乃近地人家筵客物也客因風
尚在某家未去街民某家有十二甕飄去不知所之次
日行人從黃姑庵得其二中盛米蔬如故無顛破文學
某生有紅紗一疋緘束筒內上有封識手號飄至空中
儼然某生紗也而廚筒未發如昨離城十餘里高梁二
庄屋盡毀風後見樹上翻掛一盆觸而墜地不破盆幽

咽如啼聲踰刻乃止離城十五里有土地祠祠前有古
樹不知幾百年霹去半身剩一枯枝上有鷹巢未毁并
雛鷹四是日悉飛去樵者晨起入山望見滿山長人伏
石下熟視良久風動則着帽披衣者皆樹也城中人衣
履吹去者多自此間得是日先大雨雹如馬蹄如杵婦
男争戴笠取視俄而晦冥天地不辨屋瓦上如車輪聲
行人傍巖曲望見雲中巨人手指一節丈餘往來忙擾
上下身首俱不見或見雲初起處有人捧長牒展兩足
踏兩獸背上坐兩小兒持鞭疾擊獸獸搓拽不前良久
旣而入城爲風或見紅綠衣人持短兵格鬬或見長繩

千尺翻轉絡繹傳語畧同實古今未有之變也居東集

劉氏鴻書卷九十五終

第九十六卷

錄異部三

人異

寸人　大耳人　僵人
神母　安登　有莘氏
六子十六男　生桑化石　鬼方女
星娠　娠生卵　產十子
雙產　夘有　毛氏
寃家同生　壽聯　假天子
屍鬬　諸葛竈　發昭陵

高麗船　無頭人盜賊脫身三朝改元　道士咒尸
妖人王臣　魘魅行姦　變鬼法
虎四虎五　丙丁不靖

卷九十六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九十六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錄異部 三

人異

西北荒中有小人焉長一寸圓如長朱衣玄冠乘軺車導引有威儀人遇其乘車並食之其味辛楚終不爲虫象所咋並識萬物名字殺腹中三虫 神異經

有大耳國其人寢常以一耳爲席一耳爲衾 山海經

僵人峽路側巖上有死人僵尸巒穴故岫壑取名焉釋鞍就穴直上可百餘仞石路逶迤劣通單步僵尸倚窟枯

骨尚全唯無膚髮而已訪其川居之士云其鄉中父老作兒童時已聞其長舊傳此當是數百年骸矣 水經註

太昊伏羲氏之母曰神母居於華胥之神洲履巨人跡意有所動青虹繞之久而方滅即覺有娠歷十二年而生伏羲長頭修目龜齒龍唇眉有白毫鬚垂委地人曰歲星下臨以歲十二年一周天也 拾遺記

炎帝神農氏出少典國君之後母曰安登生帝於姜水三辰能言五日能行七朝而齒具 野史

昔有莘氏女采桑於伊川得嬰兒於空桑中言其母孕於伊水之濱夢神告之曰臼水出而東走母明視而見

白水出焉告其鄰居而走顧望其邑咸爲水矣其母化爲空桑子在其中莘女取而獻之命養於庖長有賢德殷以爲尹曰伊尹 水經註

顓頊裔孫陸終娶隤氏孕之三年一產六子曰樊曰惠連曰籛曰萊曰安曰季連○北魏延興間忻州婦人四產十六男或三男一女或三女一男皆陰氣盛母道壯也 事物紺珠

伊尹無父生於空桑中禹妻化爲石後剖腹而生啓老君耳長七寸在母腹中八十一年剖左脇而生及生髮髮皓白徐偃王無骨而有聖德劉邕好食人瘡痂文王

四乳皐陶烏喙堯眉八彩湯臂四肘禹耳三漏離婁察見秋毫於十里之外衛臣弘演開胸納懿公之肝周穆貴爲天子車轍馬迹遍於天下凡遊行一億一萬里獨異志

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其左脇而出三人焉又開其右脇而出三人焉長曰昆吾名樊巳姓封於衛次曰參胡董姓封於韓周時爲胡國楚滅之三曰彭祖名翦彭姓封於韓大彭之墟即彭城也四曰會人妘姓封於鄭五曰安曹姓封於邾六曰季連芈姓其後爲楚昆吾氏爲夏伯湯伐桀滅之彭祖氏爲商伯商

之末世始亡 筆叢

田氏寡居夢太白星臨其上因娠歎曰無夫而娠人將棄我移居東方里五月旦生朔因爲氏名朔三日而母死一說朔父張夷字少平 洞冥記

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之水濱孤獨母有犬名曰鵠倉獵於水側得棄卵㘅以來歸獨母以爲異覆煖之遂成兒生時偃故以爲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 地理志

牢山有婦人名沙壹居於牢山捕魚水中觸神木若有

感因懷孕產十子後沉木化爲龍出水九子驚走一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秪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生爲隆因名爲九隆及諸長兄遂相共推九隆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生十女九隆皆以爲妻遂因孳育皆畫身像龍文皆著尾九隆死世世不與中國通 水經註

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爲弟今雖同日亦宜以先生爲兄或曰居上者宜爲兄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爲弟時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嚚曰良以卯日生嚚以巳日生良則以嚚爲兄以良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嚚亦當爲弟昔

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𡚸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爲長近代鄭昌旹文長倩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爲長霍氏亦以前生爲兄焉國憲家猷

晉永嘉中有韓媼者偶拾巨卵歸育之得嬰兒字曰橛方四歲劉淵築平陽城不就募能城者橛因變爲蛇令媼舉灰誌後曰憑灰築城可立就果然淵怪之遂投入山穴閒露尾數寸忽有泉湧出城池集異錄

臨海郡東南二千里有毛人在大海州島上爲人短小面體盡有毛如猪能穴居無衣服晉永嘉四年吳郡司

璽都尉戴逢在海邊得一船上有男女四人狀皆如此言語不通送詣丞相府未至道死惟有一人在上賜之婦生子出入市井漸曉人語自說其所在是毛民也大荒經云毛氏食黍者是也 山海經

梁簡文之生誌公謂武帝此子與寃家同年生其年侯景生於鴈門亂梁誅蕭氏略盡 朝野僉載

四月八日謝太后壽崇節九日度宗乾會節賈似道令黄蜣致語中一聯云神母聖子萬壽無疆亦萬壽無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 三朝野史

唐李筌爲鄧州刺史嘗夜占星宿而坐見東南有異氣

明晨詢之有牧羊胡婦生子筌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筌曰不可此胡雛他日必於國爲盜古亦有之設殺假恐生眞矣乃祿山生于漁陽也 雲溪友議

貞元初河南少尹李則卒未斂有一朱衣人來投刺申弔自稱蘇郎中既入哀慟尤甚俄頃屍起與之相搏家人子驚走出堂二人閉門毆擊及暮方息孝子乃敢入見二尸共卧床上長短形狀姿貌鬚髯衣服一無差異聚族不能識遂同棺葬之 獨異志

會稽李彭山先生守長沙日有兄弟開田掘土獲一缸竈置鍋水即沸可炊爨不用柴炭二人爭送府視其内

有一小道士篆丙丁二字於背又有諸葛行軍竈幾字想即木牛流馬之意云貯府庫尚存　筆談

鄭元素溫韜之甥也自言韜發昭陵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有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墨迹紙筆如新韜悉取之韜死元素得之爲多　南唐書

嘉祐中崑山縣上海有一船桅折風飄抵岸船中有三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鞓角帶短皂布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可曉試令書字字亦不可讀行相綴如鴈行久之自出一書示人乃唐祐中告授屯羅島首領陪戎

副尉制又有一書乃是上高麗表亦稱㐌羅島皆用漢
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船中有諸穀唯麻子大如蓮
的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數年後只如中
國麻子時贊善大夫韓正彥知崑山縣事召其人犒以
酒食食罷以手捧首而驟意若懽感正彥使人為其治
桅桅舊植船木上不可動工人為之造轉軸教其起倒
之法其人又喜復捧首而驟 夢溪筆談
紹興二十五年忠翊郎刁端禮隨所親郡運使往江西
經嚴州淳安道上晩泊旅邸日未暮乃縱步村徑二三
里入一村舍少憇見主家夫婦舂穀問其姓氏曰姓潘

婦瀹茗以進聞旁舍窸窣有聲試窺之乃一無頭人織草履運手快疾刁大驚愕扣潘生生曰此吾父潘翁也宣和庚子歲乃遭幇源方賊之亂斬首死其偶逃外得脫還訪尸於積骸中尚可辨認舁以歸手足猶能動肌體皆溫不忍斂殯唯造小函寘首埋於屋後而用藥傅斷處其後瘡愈別生一竅欲飲食則啾啾然徐灌以粥湯故賴以活今三十六年翁已七十矣刁亟反僦邸神志恍然不寧者累日後每思之毛髮輒洒洒也 夷堅志

自古盜賊如黃巢儂智高敗績之後皆能脫身自免巢髡髮爲僧題詩自贊有鐵衣着盡着僧衣之句智高敗

後惟金龍衣在或謂入海或謂奔大理圖淳熈間江湖
茶商相挺爲盜推荆南茶駔賴文政爲首文政多智年
已六十不從曰天子無失德天下無他釁將欲何爲羣
兒不聽以刀脅之黽勉而從文政知事必不集陰求貎
類己者一人曰劉四以煎油糍爲業使執役左右幸幼
安爲江西憲親提死士與之角困屈請降文政先與渠
魁數人來見約日束兵退既謂其徒曰幸提刑瞻視不
常必將殺我欲遁去其徒不可則曰寧斷吾首以降死
先後不過數日耳其徒又不忍乃斬劉四之首使僞爲
己首以出而文政竟遁去官軍迄不知其首級之僞爲

也　鶴林玉露

咸平間議改元中書上三號上曰朕不欲過取美名惟景德之號可議未决因以三號納器中以決疑復得景得字　真宗紀

仁宗改元天聖時章獻臨朝撰號者取天字於文爲二人謂天聖者以尊太后也至十年改明道又於文日月並也與二人之義同○又熙寧末神宗改元近臣擬美成豐亨進上指美成曰犬羊帶戈不可指亨字曰爲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遂以元豐紀年　塵史

葉宗可元末避地淮楊時寇至積屍滿野葉宗可晝伏夜行至前途度不能行則臥地雜衆尸中至夜分明月

下遙見一人來燭籠前導近而視之一道士一童子執燭偕至屍傍道士以燭燭羣屍凡婦人老翁幼稚羸尪殘廢者俱手提而擲之輕如一葉俄得一壯男子骸體魁碩道士細視有喜色乃卽解衣與之合體相抱持對其口呵氣入其中良久道士氣漸微屍冉冉動俄而欠伸又開眼遂推道士於地蹶然而起立仍令童子執燭前導飄然而去 志怪錄

妖人王臣自幼爲南京公侯府家人數易主亦數易名惟妖幻惑取人財所得輒盡累爲主人惡刑所加兩足皆不能良行成化初銜術於江陰諸大家皆不納獨周

惟瞻稍待之見其一篋中有二木人長尺餘能自相抵
觸坐作進退聽其指揮臣或手取他人之物同棄水中
少頃自其袖中出凡人之物經其目者必能暗取其術
蓋與王弼略相似後往北京遽攀援得見上歲辛丑上
命中官王敬同往採藥於湖湘江右江浙京東諸郡二
人者從以無賴二十餘輩專以攫取財物所歷三司郡
縣官受其辱民受其擾幾致激變惟江陰諸大家以舊
恨最受其毒癸卯至蘇命工鎔銀爲元寶累二千餘錠
凡江南之書畫器玩道釋像典之精絕者撿括殆盡二
人者本無所識所在奉承之人反教其去取也復以妖

書數十本命府學諸生手抄屢抄不中實欲得賂諸生無所出因致罰於校官時在胥門諸生王順輩數十人不勝忿恚大肆醜詆適有樵擔至前遂各取一木擁至其前將有所加二人者大懼避驛舍中其下人皆被痛毆而散自此氣燄少息蘇人得不深受其害二人遂奏諸生抗命監司府官救過之不暇且爲諸生甚危惟廵撫大司馬王公知而大喜因奏二人不法上遣邏卒往捕時大暑卒躶其體遍塗狗血復囊以狗皮以破其術至錦衣獄中三日斬於市函其首歷示所害之地萬姓稱快寓圃雜記

都察院爲以男裝女魘魅行姦異常事該直隸真定府
晉州奏犯人桑冲供係山西太原府石州李家灣文水
東都軍籍李大剛侄自幼賣與榆次縣人桑茂爲義男
成化元年訪得大同府山陰縣已故民人谷才以男裝
女隨處教人女子生活暗行姦宿一十八年冲要得做
傚到大同南關住人王長家尋見谷才投拜爲師將眉
臉絞剃粧作婦人身首就彼學會女工相謝回家比有
本縣北家山任茂張虎谷城縣張端大馬站村王大喜
文水縣任昉孫成孫原前來見冲學會前情冲各各誓
盟散去成化三年三月内冲離家到今十月別無生理

專一在外圖姦經歷大同平陽太原真定保定順德順天河澗濟南東昌等府朔州永年大谷等共四十五府州縣及鄉村鎮店七十八處設計假粧逃走乞飯婦人先到旁住貧小人家投作工一二日使其傳說引進教作女工遇晚同歇誑言作戲又或合成迷藥默念昏迷呪使其女子手足不動口不能言或住三朝五日恐人識出又行那移别處一向不曾事發成化十三年七月十三日酉時分前到真定府晉州地名聶村生員高宣家詐稱是趙州民人張林妾爲夫打駡逃走前來投宿比被覺察將冲捉送晉州審供前情是實參照本犯立

心異人有類十惡律無該載除將本犯幷姦宿良家女
子姓名開單連人牢固押法司收問外乞勑法司將本
犯問擬重罪等因具奏奉聖旨都察院看了來說欽此
欽遵臣等看得桑冲所犯死有餘辜其所供任茂等俱
各習學前術四散姦淫欲將桑冲問擬死罪仍將各處
巡按御史挨拏任茂等解京一體問罪以警將來及前
項婦女俱被桑冲以術迷亂其姦非出本心又干礙人
衆亦合免其查究成化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掌院事
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王等具題二十二日於奉天門
奏奉聖旨這廝情犯醜惡有傷風化便凌遲了不必覆

奏任茂等七名務要上緊挨究得獲解來欽此 續巳編

南京華嚴寺僧遊食貴州聞此中夷俗有人能變鬼法或男子或婦人變形爲羊豕驢騾之類囓人至死吮其血食之宣慰土官法禁而不能絕人戒僧云卧時喜防之僧與數人宿寺中夜深時聞羊鳴戶外少頃一羊入室就睡者身邊齅之僧念曰得非向人所云乎即運禪杖力擊其腰下一羊踣地遂復本形乃一裸體婦人執而縶之將以聞官婦人哀呌不已天明倩人往報其家家人齊來寺中羅拜求免出白金三百兩爲僧贖婦命僧受之乃釋婦使去他日僧出郊見土官導從布野方

執人生瘥問傍觀者云亦捉得變鬼人也說海
河南開封府有丹客之婦懷娠甚巨動躍間略似雙胎
丹客語婦曰若生二男當名虎四虎五一日欲出天若
雨狀謂妻曰晴履可耶抑雨具去可耶妻未荅則腹中
朗應無雨丹客驚問之曰虎四也言未竟又聞有應聲
則曰虎五也自後凡有言無不驗一日謂丹客曰汝所
爲竟煉不成必須爐如何置火如何候藥如何辨又曰
如何如何乃毛也如何小點化如何大點化待吾母爲
之可也丹客如言行之火然硫黃偶客至門室既不深
廣而客又不行其婦與二兒俱曰黃氣逼人柰何柰何

至夜董蒸死世今有小點化之術謂其傳也或者天怒
其泄故欲滅其口耶然亦不知何怪
俞文豹吹劍錄凡丙午丁未年中國遇之必災故宋時
有術士上丙午丁未龜鑑謂自秦昭襄五十二年迄五
代凡二十一次其年皆不靖宋南渡丁未高宗渡江淳
熙丁未高宗上仙獨淳祐丁未則無他異惟自夏迄冬
不雨所在湖陂河井枯竭蓋丙午丁未在天之中丙丁
屬火皆在丙午旺鄉五行中惟水火不宜旺旺則不可
救藥非有興王盛德未易當也故大撓作甲子於丙午
丁未爲天河水以水能制火也戊午已未爲天上火以

戊巳土蓋其上則火不能熾也他不暇引宋以丙午丁未而无代之元以丙午丁未而我　太祖興焉故有丙午丁未而天下或無大故者未有大故而不值丙午丁未者也天行之數亦可畏哉李氏擬耀

劉氏鴻書卷九十六　終

第九十七卷

錄異部 四

物異

火鼠雪蛆　欒獸　化蛇
化雉　老狐　變胡狀
屏上美人　木偶　喉間魚
宅鬼　雌雄雞　驅虎說

卷九十七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九十七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録異部　四

物異六

世間萬物無不生虫木水土之中生虫至多固其常也至於火中生虫則火鼠也極南方有之其毛以爲火浣布而火南雞亦食火也陰山以北積雪歷世不消其中生蛆其大如瓠北人謂之雪蛆味極甘美張子和醫者著儒門事親書言見民家一鐵鍋底上起一鐵泡鎚破有一紅虫其走如飛其觜至硬是金鐵中亦有虫也　草

神農時白民進藥獸人有疾病則拊其獸授之語語如白民所傳不知何語語已獸輒如野外啣一草歸搗汁服之即愈後黃帝命風后紀其何草起何疾久之如方悉驗古傳黃帝嘗百草非也故虞卿曰黃帝師藥獸而知醫 芸窓私志

顏淵子路共坐於夫子之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日其形甚偉子路失魄口噤不能言顏淵乃杖劒前斫其腰於是形化爲蛇即斬之孔子出觀嘆曰勇者不懼智者不惑仁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殷芸小説

陳倉秦穆公時人掘地得一物似猪羊形牽以獻公道逢二童子曰此媪也在地食人腦欲殺之先以栢木插首媪曰此童子曰陳寶得雄則王得雌則覇倉舍媪逐童子化爲雉入林中言於公公大獵得其雌化爲石置汧渭之間作陳寶祠史記

張華字茂先晉惠帝時爲司空於時燕昭王墓前有一班狐積年能爲變幻乃變作一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張司空否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爲不可但張公智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歳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狐不從乃持刺

謁華華見其總角風流潔白如玉舉動容止顧盻生姿
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辨校聲實華未嘗聞比復商略
三史探賾百家談老莊之奥區披風雅之絶旨包十聖
貫三才箴八儒擿五禮華無不應聲屈滯乃嘆曰天下
豈有此年少若非鬼魅則是狐狸乃掃榻延留留人防
護此生乃曰明公當尊賢容衆加善而矜不能柰何憎
人學問墨子兼愛其若是耶言卒便求退華已使人防
門不得出旣而又謂華曰公門置甲兵欄騎當是致疑
於僕也將恐天下之人捲舌而不言智謀之士望門而
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應但使人防禦甚嚴時豐城

令雷煥字孔章博物士也來訪華華以書生白之孔章
曰若疑之何不呼獵犬試之乃命犬以試竟無憚色狐
曰我天生才智反以爲妖以犬試我其能爲患乎華益
怒曰此必真妖也聞魑魅忌狗所别者數百年物耳千
年老精不能復别惟得千年枯木照之則形立見孔章
曰千年神木何由可得華曰世傳燕昭王墓前華表木
已經千年乃遣人伐華表使人欲至木所忽空中有一
青衣小兒來問使曰君何來也使曰張司空有一年少
來謁多才巧辭疑是妖魅使我來取華表照之青衣曰
老狐不智不聽我言今日禍已及我其可逃乎乃發聲

而泣倏然不見使乃伐其木血流便將木歸燃之以照書生乃一班狐華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復得乃烹之搜神記

石季龍造大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巾帷冠髮髣髴微出季龍大惡之秘而不言五代史

楊太真得水晶屏上刻美人形可二三寸妃以遺國忠置之樓上常偃息其下一日國忠獨卧屏上諸女悉下各通名曰當壚人也步蓮人也桃源人也拾翠人也竊香人也金屋人也解佩人也爲雲人也画眉人也吹簫

人也笑孌人也許飛瓊也趙飛燕也金谷人也結綺臨春人也國忠驚叱皆復歸屏自是不登樓未幾果敗楊妃外傳

武德中曹惠爲江州參軍官舍佛堂中有二木偶人長尺餘工餙甚巧因持歸與稚兒戲稚兒食木偶引手請之惠問曰爾何時物頗能作怪曰輕素與輕紅是宣城謝太守家俻偶且曰廬山神要索輕素等爲舞姬久矣請命畫工賜以粉黛惠令工人爲餙之輕素笑曰此度非論舞妓亦當爲彼夫人矣幽怪録

唐末嵗中絳州一僧病噎不下食數年臨終命其徒曰

吾死後可開吾胸喉視有何物苦我如此及死其徒依命開視胸中得一物形似魚而有兩頭遍體悉有骨鱗安鉢中跳躍不已戲投諸味雖不見食皆化爲水又投諸毒物亦皆消化一僧方作藍澱因以少澱投之即怖懼奔走須臾化成水 本草綱目

邢太尉孝揚初南渡寓家湖州德清驛湫隘不足容謀居於臨安甚切得薦橋門内王瓊太尉宅繞爲錢三千緡或曰都城中如此第舍當直五萬緡今不能什一亦知其說乎是宅乆爲妖厲所據人不復堪處故以相付耳邢之内子及姑慶國夫人者皆倡言不可用邢患之

稍稍語內子曰人言是否固未定我將先驗之然我或云無汝終不以爲信盍擇謹厚二婢子偕行庶可證其實遂往凡留半月中外奧僻無不臨履夜寢於正堂寂無一佈歸家具言且力詆前妄二妾亦深賛屋廬之美始盡室徙之徙之日物恠卽見家人閨幃間容語輙應於屋上嬉侮譁虆無所間斷主蠱惑姬妾恬不避人於是盡悔其來時宋安國在德清亟遣招致爲作法考揖獲一鬼械而囚諸北陰已復一鬼出又捕治之俄復然鬼自述兄第四人又有他宗從眷屬幷同儕極多宋施術巳窮亦厭倦乃告邢氏曰茲地經兵虜之變殺人無

數今日何勝治不若建黃籙大醮拯拔之吾當爲主行
使超然受生不與鬼爲怨府亦上計也邢如其戒揭錢
二百萬辦醮筵錬之夕置瓮架上冪以布悉召滯鬼集
于中宋約邢親昇至前罄力不能舉但覺瓮内索索如
蟹行聲訖事用八健卒負出門皆云壓肩上甚重各若
荷百斤耳瘞之竹園深坎下宅至今平寧 異聞総録
元至正甲午乙未年龍泉縣人家有一雞二形一邊毛
羽純雄一邊毛羽純雌既能雄鳴又解雌伏盖氣之乖
亂羽虫之孽也次年青田山賊陷縣治 草木子
陝西九嵕山唐昭陵在焉醴泉民逐白兔失足隧道中

頗黷黑油缸十數皆設關捩流注最下一缸中碇油不下火熒熒欲滅民爲逼之向兎在傍乃銀鑄者上有刻字云揆燈人賜銀兎一個四視珠貝懐出路迷便舍之乃復有門及携兎出隧門隨閉 續巳編

余里素無虎十數年偶有至者一宿信宿輙去未聞秋毫犯今二虎入地方匿余後山且旬日矣傷豚者再晝伏夜遊無去志或曰張何氏之網羅或曰挾伍氏之弩矢第念二虎未肆毒亦不幸落此畜道余正躊躇會客過余曰豺狼當道子不難請之君以安天下虎豹在山子豈難請之神以靖里中余中慚弗德逡巡不敢任于

是退而擊牲焚香禱於土祉各神爲說以告之其異曰人有人居虎有虎穴百里外崇山峻嶺人所不到可穴處者何限妖禽惡獸人所不禁可攖食者何限何故攫此危地耶余思人畏虎不殺虎不可虎畏人亦避人其可哉人不能喻虎而托喻于神虎不知聽人而求聽于神神其洋洋如在濯濯厥靈以余不欲殺虎之意以衆必欲殺虎之勢陰驅二虎逐即離山尋穴于崇山峻嶺尋食于妖禽惡獸令虎不傷人人不傷虎豈不亦一功德乎哉或虎奉天遣余及地方衆生果不忠不孝不仁不讓欺賤殘貪暴寡凌弱種種作孽罪在難赦者即攝

其魂魄擊以雷霆何施弗可而令虎驚良善反於罪人無所警也神爲地方保障世享報祈余姑待命三日倘不能以弗德之人致虎北渡豈無馮婦周處張綱羅操努矢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虎將無辭于神乎時未方焚告而申之時已報虎掉尾去矣此亦何異於渡河而尚俟夫埋輪者耶嗚呼神哉 朱吾弼驅虎說

劉氏鴻書卷九十七終